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九十八編



隅屋

上冊

之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隅屋卷上

某年某日之夜。倫敦大道中。寒雨淒迷。重陰如墨。而林登街第一號之屋。獨射出燦爛之燈光。謠其中歌舞方酣也。於是道旁有襁褓瑟縮之乞丐二人。相語曰。夥計。汝亦知此中爲何人所居乎。其一人答曰。拉拉治爵夫人也。其人美而多金。貴遊男子。無不自媒而願進。余偶於新聞紙中得之。

夫一貧一富一苦一樂兩相對照。若此林登街之華屋與道左之乞兒。固已奇矣。嗚呼。奇者此屋。乃與一鬼窟爲鄰。卽倫敦人所熟知之『隅屋』。是隅屋者。某某婦歿。其婦忽無故仰藥而死。情節既奇。久懸爲疑案。其夫後飄然不知所往。遂守之人而不留。渠渠夏屋。遂一任蠹鎖塵封。行人過者。輒指爲發生慘劇之

巢穴不謂富貴。叢中之拉夫人。乃卜居其左側也。

拉夫人者何許人。倫敦交際場中。祇知歆慕而已。不暇致詰也。其人之美。純似南歐人。其家必甚富。有否則不能享好客之名也。在前必有一拉拉治伯爵。因夫人每出游。常攜一嬌女也。夫人又數數言南美洲礦產事。故貿易中人敬畏之尤甚。夫人之購林登街宅也。蓋以金二十萬磅云。

夫人時方立於文石階梯之前。迎送賓客。服黑絹之服。冠鑽石之冠。胸綴玫瑰花。殷紅如血。莊嚴璀璨。暎帶生姿。見者竊竊私議。謂夫人如作冒險家。必臻絕詣。卽登臺歌舞。亦必妙動一時。尤所擅長。則在酬應。泠泠嬌語。脆若鶯簧。嫣然一笑。盪人心魄。其時則有一明眸而鬢額之少年。趨進與爲禮。夫人垂睞優於他人。呼爲勃露斯醫士。而勃露斯殊落落不屬也。

勃伺主賓酬酢紛紜之際。遽躡步入回廊。顧盼若有所待。廊中滿飾花枝。香氣馥

郁。電燈皆飾以深色之罩。光不甚明。俄而一女郎出現。

二

女郎從花叢中出。玉立亭亭。兩道秋波。懽愛中兼含羞。澀自勃露斯眼中觀之。此真倫敦少女較彼南歐佳人美一也。而溫婉過之。

女郎者。拉夫人所傭之保姆。而小說家祁伯特魯倫斯之姪女。名以海梯。稱海梯既見勃。卽曰。戈登君來吾滋慰。頃間吾俟瑪妹稍好。儉半小時之光陰來此。倘瑪妹索吾。吾已屬奶娘——勃俯而接其吻。且笑曰。瑪妹之索卿。恐未若吾之甚。且渠亦不能再與卿朝夕共處矣。海梯。吾已買得格靈街之屋也。海梯曰。君眞有此力購屋乎。久之。又曰。吾甚願速離此間。勃曰。雖然。卿不戀居停乎。海梯曰。君勿復言此。吾近來頗覺其蹤跡詭祕。若有所謀。中夜以思。不寒而慄。且君亦知渠所以與君爲友之意乎。曰。不知。或者偶然意氣相投耳。海曰。不然。彼直有情於君矣。言

至此唇戰不堪。且舉首四顧深慮屬垣有耳。續曰。彼罄盡心神。非贏得君不止。設中間有梗阻之者。將不惜以毒手除之。戈登。此余之所爲悚然而懼者也。後此望勿數數然來。勃駭愕者久之。乃曰。卿且勿言。此亦太遠於事實。語未及半。突聞哀厲之小兒啼聲。海曰。此必奶娘偷閒他去。致瑪妹醒而索人。吾當去矣。因與勃接吻而別。勃一人猶木立沈思。忽廊端有揭簾聲。轉身一望。則拉夫人已出。映於華燈之下。夫人必已飽聞兩人私語。面作怒容。白如皓雪。黑睛灼灼。流轉不停。手持象牙羽扇。不期墜地。勃急趨拾之。比起而仰視。則夫人怒容已去。玉齒粲然。從容謂勃曰。君不宜與海姑娘過爾相狎。勃鞠躬答曰。僕自有僕之理由。數月前不嘗告夫人乎。僕與姑娘多年相識。情分甚深。所以未宣布婚約者。以僕尙無此力量也。夫人不賀余而反咎余乎。夫人聞此語。頓覺天旋地轉。身不自由。欲握一物以自振。不料所握者乃玫瑰花莖也。鋒銳深入冰肌。竟不之覺。夫人自謂苟用其情。

則無邊之魔力。足以攝人魂魄。所志無不遂者。何乃爲此。二人所敗。顧初不欲形之詞色。仍從容語勃曰。請君爲我取冰少許。我指尖劇痛也。君毋遽去。尙擬作片刻談。勃諾之而去。夫人獨留意不能忍。剝其手套。作片片飛。聊以洩忿。偶舉頭一望。正見鏡中之影。櫻唇已嚙破出血。乃喃喃曰。汝白面貓乎。行且一試吾手段耳。言畢。出行廊去矣。上樓時。偶見對面『隅屋』之窗。不覺觸其念。徘徊少頃。因隨手闖室門。臥床少憩。越數分鐘。始復下樓。周旋賓客。

三

當海梯之上樓視夫人女兒瑪妹也。樓上乃寂然無聲。瑪妹臥牀中。嚶嚶啜泣。海乃撫而慰之曰。我來伴汝。當俟汝熟睡。不再去矣。李查何往邪。瑪妹曰。渠適有事暫出。我頭又劇痛。不能成寐。漸生恐怖。思人爲伴。遙聞樓下音樂聲。笑語聲。乃起至行廊一視。海曰。無怪汝足之冷也。瑪妹以首偎其肩。續言曰。余在行廊立少頃。

鄭簾高捲。正見隅屋中之兩窗。先是李查之父。爲彼屋中之御夫。故渠常告余以婦人服毒之事。斯時不覺心存目想。凝思其異。孰知窗中竟有燈光一綫射出。海大驚曰。燈光乎。妄言耳。瑪妹曰。非妄言也。燈光之影。射及余衣。余知此屋久無居人。所見必爲鬼魅。因更恐怖。欲呼而不能出聲。海曰。然則汝除燈光外。尙有所見邪。曰。窗中有一人面。醜怪異常。兩眼之凶惡。恰如動物園中所見之虎。余怖極大呼。面亦頓隱不見。此卽余適間所遇也。至今不勝餘悸。海梯亟溫言慰之。促令安睡。而潛出至行廊。

從廊中直望。可見隅屋之窗。卽瑪妹所稱見鬼之處也。此中豈有匪人。據爲巢窟。爲不可告人之事邪。正凝思間。微光閃閃。果自窗間漏出。海梯大驚。始知瑪妹言爲不妄。急屏息靜覘其異。俄而光愈閃愈明。梯畔闌干。歷歷如畫。可怖之人面。亦遂如言湧現矣。其人顏色沈鬱。似爲酒色所困。赤睛閃灼。須髮交糾。尤足表其非

端人瞬息之間。另一人從暗中突出。攔其頸。紛紜蹙踏。燈光遂滅。海梯觀至此。神魂飛越。不覺大呼曰。天乎。汝亦見之邪。蓋海恍惚中似覺有人立於其側。隨口出聲。初不審其何人也。及迴首注視。始知卽拉拉治夫人。亦愕然不知所對。顧旋卽矯爲鎮定。答曰。我無所見。卽汝亦無所見。汝豈不知彼處向無人居乎。前年余買此屋。原欲與——咄咄。余酬酢終日。倦極思眠矣。醒而作夢語。海梯亦冷語報之。曰。余並不眼花——夫人急撮唇止之。曰。勿論如何。汝不當多語。今夕之事。彼此均須守口。汝知余意乎。言畢。出手緊握海梯之玉臂。其力絕巨。不啻壯夫。海梯護痛。亟避之。惟謹對曰。我聞有命。不敢以告人而已。

四

海梯遇此奇事。自疑在夢寐中。顧時非甚晏。樓下管絃之聲。猶悠揚可聽也。拉拉治夫人已無復怖容。仍與賓客酬酢。其中一人。卽小說家魯倫斯。海梯之叔父。談

吐尤風發雲湧。海因匿屏後潛聽之。

魯方述其所自著之小說。曰。余此書卽敍隅屋中奇案。緣余本與屋主相識。嘗親歷其中。知其曲折。所恨者。未嘗一見其妻耳。此屋陰薶慘栗。殺人良便。而破案則甚難。故爲凶徒所最喜矣。拉夫人聞語。亟問曰。此書已刊行邪。曰。未也。尙未脫稿。何能出版。今閣置余書架中。並已標名爲『隅屋』。弟余殊無暇爲之修削畢事也。夫人曰。余自信亦能作小說。特不善於思索耳。旁一新聞記者。聞言戲謂魯曰。君之寓主婦。此時必已就寢。君自攜門鑰邪。此鑰君置之何處。不懼人竊君稿出售耶。魯笑報之曰。余外衣袋中耳。

此時街中車馬已稀。夜涼如水。堂中客亦幾散盡。忽一狀類軍人之少年。趨進與夫人握手爲禮。寒暄畢。夫人曰。祁福德大佐。君今夜未往俱樂部耶。——以何車來耶。曰。汽車也。余新得一十五力馬匹之機。每小時能馳七十英里。夫人聞言。以

手自掩其喉。沈思有頃。徑趨門側曰。余素嗜汽車。尤以獨乘爲樂。此間溫度太高。令人煩悶。大佐其肯暫以車假我。一領涼宵風景否。

於是衆閥然附和。隨之出門。夫人一見汽車。卽稱美不置。曰。余自問駕車手段。不在御夫之下。見此佳車。益覺技癢矣。君等盍爲余取一外衣來。卽彼灰色之男子外衣已可。余當試繞此街一匝也。夫人去後。可二十分鐘。始返。面容甚愉快。迎謂大佐曰。余不欲爲夜巡之警察所見。故煞費手段。否則不致累君久候至此也。夜深矣。祝晚安。

夫人送客後。稍事收拾。旋即就寢。宅中萬籟皆寂。樓上乳育房中。瑪妹仍酣睡。第夢中時作囁語。蓋神經受戟刺甚矣。海梯臥房。卽在對面。顧亦怵於頃間之事。意緒紛繁。不能成寐。自念婚期在邇。胡一無意趣。乃爾。凡人思境愈艱深。則聽官愈聰警。俄聞有一種營營之聲。從隅屋方面來。又似有開闔門戶之聲。又似有笨重

物突然下墜之聲。同時瑪妹亦醒。自言喉乾欲死。欲得蘇打水以止渴。海梯撫其額。壯熱如火。亟溫言拊慰之。此時室中無水。水皆在餐室中。不得已。脫履潛行下樓。幸餐室中孤燈猶燃。覓水不難。正轉身欲返。突有紙煙之氣觸鼻。不但其味甚濃。可決其來非自遠。且微光之下。並見淡煙縈結空中。若浮雲之翳月。然則晨妝室中。必有人在。已無疑義。海梯芳心爲之大震。朦朧中又似見對面鏡中有手影。乃奮勇輕移此鏡。使略偏。冀得覩其人之面目。

海至此。幾失聲而呼矣。顧旋即強自鎮攝。飛步上樓。不暇他顧。蓋鏡中人面。非他正隅。屋窗中之鬼也。

五

海梯懷滿腹疑懼。急欲往告其主人。途中聞巨鐘報兩響。乃若槍聲之過耳。及抵夫人臥室門。亦不暇致禮。夫人則方自理雲鬟。釵鈿滿案。見此狀。怪問何事。海哆

口曰。晨妝室中有人——其人面目絕凶。獠鼻如鷹喙。而手有橘色斑點。夫人淡然曰。汝隨我來。汝殆夢也。何人敢入此屋。夫人之應變不驚。誠令人傾服矣。顧其心中。亦未嘗不輓轡千轉也。時廊中寂靜無聲。惟聞瑪妹之歎息。夫人乃曰。汝宜先往授瑪妹以此蘇打水少許。再來從我。速去無緩。海梯如言而去。比返至晨妝室。則夫人已玉立其中。冷笑曰。余已徧搜各室。絲毫無所見。汝若更無他夢可言。則余等亦可就寢矣。海梯受此譏訕。惟有默然俯首。隨之至寢室。而夫人顏亦頓霽。手藥水一杯。謂海梯曰。適言過激。幸勿介意。此余自製之藥。能長精神。盍飲一杯。以自振乎。海梯聞此溫言。亦忘前事。飲之立盡。海梯飲藥訖。頓覺四體春回。恍惚中玉山頽矣。夫人立闔門下樓去。徑至晨妝室。行動趨捷。若大將之將臨陣然。電燈一一通明。滿室作金色。呼曰。無賴。今可出矣。則見重簾輕啓。一人移步出。軀幹短小。而頗似孔武有力者。髮如亂蓬。交蔽唇頰。

鼻則鉤向一邊。掌如巨靈。橘色之斑。顯然可見。雙眼尤爲惡劣。色赤而無神采。可決其爲好酒之輩。噫。噫。然曰。今已無一人乎。拉拉治夫人。汝以余爲何人者。余里昂拉拉治羅馬帝國之貴爵。而汝之夫也。汝賤婦人。雖多狡詐。鐵案如山。安能輕動耶。斯時拉夫人之怒此人。雖犧牲一己之富貴祿命。以剗刃於其腹。皆所至願。第殺人則尸當藏何所。不能不慮。故隱忍而答曰。汝何以能至此。且汝何以知余所在。其人猶笑。且全身扭振如觸電者。然曰。何必多問。余已知汝所在。且余已至此矣。汝之計亦誠狡。近在眉睫。而又遠若天涯。余今則不能復忍。且不復歸矣。言罷。兩方俱默然。男子出紙煙吸之。有聲甚厲。徐曰。前此與汝別時。汝不過每日於賭局中抽得三數佛郎爲活。今則養尊處優。卽此室中之家具。得其一而付之質肆。已足活我數月而有餘矣。夫人。汝得非甚富有乎。夫人曰。余所有之資財。實際。上言之。不滿二十金磅。男子曰。汝但允余一言。余決不懷惡意。總之余不願復歸。

彼處矣。夫人曰。然則汝意何居。曰。還歐洲大陸耳。畀我五百金磅。我卽啓行。後此汝卽可與汝心頭之年少醫生成就姻緣。總當在一星期後也。夫人聞言。齒上下相擊作響。但恨手中無有兵刃。謂此勢不兩立之仇讎。乃昔日密誓同心之伉儷。人又孰信之哉。人又孰信之哉。夫人乃冷語報之曰。汝所望太奢。倘當日蠢奴裘色比能辦事。則汝早去地下從醉鬼游矣。我今日安富尊榮。俱恃虛名爲之支拄。彼持得我之文券押品者。皆贗鼎也。卽此室中陳設。幾無一出自我囊中之錢。今日之我。謂之一錢不名可也。男子聞言首肯。似審其情眞者。夫人因曰。然則汝意究將何如。曰。實告汝。余深畏警察知我之行蹤。故俟汝有成言。卽歸我牢獄矣。余已逃出一。則第二次亦不難。倘汝相欺。則余何難再出。向汝情人之前。宣布汝之祕密。語未畢。夫人叱之曰。止。速歸汝狗竇。此地豈容汝喋喋哉。去去無多言。於是其人去矣。廳門隨之而閉。足音蹐然。約及數碼而止。頓時萬籟皆歇。傾耳無聞。

比及夫人就枕。東方已露微曙。芳心中經此數番波折。不知作幾許迴環。但聞其喃喃獨語曰。自由與報仇。此二語誠佳。明日乎。明日恐卽余滑鐵盧大戰之日矣。戈登勃露斯者。年少多才。機趣活潑人也。第家境清寒。幸而爲伯爵夫人之侍醫。視其嬌女之疾。昔之每月入款。不過數百者。今乃一躍而以千計焉。一日飯後。端居多暇。獨然一紙煙。神游化境。念目前惟有最困難之一端。卽所有二千金。俱非現款。所幸信用尙佳。不難再貸一二百金應用。便可布置格靈街之新宅。爲結婚需。來秋卽可詠金屋修成貯阿嬌矣。此時勃所吸之煙。謂之夢草可也。

忽門鈴動。而僕人手名刺入。勃方整衣刷鬢。欲出赴海梯之約。見此疑爲求診者。大起躊躇。無已。姑讀其刺。則客名馬克斯格羅林。作德文。自念非素識。則命延之入座。其人年事已深。濃髯蒼色。目架銀邊鏡。談吐頗遲鈍。疑其心有重憂。詢其來

意則曰。僕來非就診。第有瑣事奉煩。未知有妨先生清晷否。勃遜謝曰。僕有一小時之暇。足以暢君所言。客乃述曰。數日前君偶購一畫幅。此畫爲往日荷蘭學塾中物。畫手名霍爾賓。園中景物。爲慈母乳病兒。其父立其旁凝視。此亦並非珍品。勃曰。然。僕遇一賞鑒家。告余亦如此。偶愛其精美。遂以十磅金得之。蓋不值原價十之一也。客聞言。亟首肯曰。誠然誠然。否則今日僕亦不來此矣。區區一畫。本不過百金之值。第畫工霍氏。實吾母家之遠祖。喪亂頻仍。子孫愚闇。先人遺澤。遂致流落無存。吾家人皆痛之。吾姊尤痛之。迄今家况稍舒。常擬以重價購覓。日前余偶經一店肆。瞥見此畫。居然原壁。喜極而驚。適囊中未攜鈔幣。不得已歸家取之。中途並拍一電以慰余姊。孰意十分鐘後。畫已無存。爲君捷足所得矣。客言至此。遽止。若不勝憾惜者。勃曰。然則君欲從吾手中購回之耶。客曰。君誠善於索解者。君能割愛。則僕一家銜感何既。勃君敢問以二百磅奉酬何如。勃躊躇有頃。自語。

曰：何爲不可。此畫原值當尙不止二百磅。此人又確爲豪富。取之更無傷廉之嫌。我正需一金屋貯嬌之費。得此豈非天緣。思至此。而新婚蜜月中之樂境。湧現心頭矣。遂答曰：謹如命。原畫尙紙裏未解。當以何時送至尊寓耶。曰：不敢。僕當自攜之去耳。卽出英國銀行五磅鈔票四十張。置於案上。而手戰殊不自勝。一若慮勃之悔約而急欲告辭者。客去後。勃收紙幣塞之衣囊。笑曰：明日將以此購它登漢姆宮街之木器。可以做海梯矣。

勃既赴海梯之約。卽相將赴餐室後之花圃密談。見玉容之慘淡。若有深思。遂戲問曰：愛卿何事乃爾。豈又隅屋中事耶。海低聲曰：君尙有心腸戲笑耶。余之地位頗可危。昨夜——勃曰：卿但言之。余不再笑。海遂以夜來事詳述一遍。在海親歷而來者。本是實情。而勃聞之。終以爲空中樓閣。海自言倘再遇其人。定能辨其面目。勃默念此事安可復逢。顧重違海之意。亦不更言。但問曰：伯爵夫人。今晨仍言